

这处遗址被载入《中国史稿》，曾出土“中华第一铲”独山玉铲—— 黄山，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山

□本报记者 王平

南阳城北数里，有一小山丘，小山丘名黄山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在当地村民眼里，黄山很神秘，说起它故事很多。黄山在国内外知名度也很高，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，对它有介绍。但，南阳城里知道黄山的人并不多。

数年前，记者曾前往黄山探访。今年5月3日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，黄山遗址名列其中。得知消息欣喜之极，遂决定再去看看，把它推介给南阳人。

昨日，记者冒雨探访位于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村北的黄山遗址，遗址的年代虽距今已有六七千年，但其留存下来的石器、陶器残片仍能时不时看到，让人在讶异之余，心中油然而生肃穆之感。



远眺黄山

黄山遗址遗物丰富

出城区沿孔明路北行数里，右拐不远便进入黄山村。黄山村北，一个水泥板做成的标识牌首先映入眼帘，上书“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山遗址”等字样。标识牌后一处高出周围地表约30米的小山丘，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。黄山遗址方圆30万平方米，山顶与周围地

地皆是遗址分布区。

随意走进山上一块花生地，不一会竟拾到几个陶片和石斧残片。手持这些六七千年前先人们使用过的东西，让人顿生今夕何夕之感。

“这些东西不稀奇！”见记者拿着石斧残片发呆，一个村民过来说，当年黄山遗址出土的石

斧、石铲多不胜数，村民成家子车地拉走垫地修路；他还说，现在在那儿犁地，一不小心就能犁出几个石斧。一个在路边休息的老太太说，20年前她在山上种果树，挖出好几个陶罐，想着也没啥用，随手就扔了……

上世纪50年代，文物部门曾考古发掘黄山遗址。一位郭

姓村民说，发掘这块地时他曾到现场看，出土东西真不少。一位李姓村民则说，在山上捡个石斧石铲不算啥，最主要的是山上的土地很特别，其中有28亩地肥沃又耐旱，被村民们称为“鸡粪土”，前几年大旱，他在山上的地一次也没浇，收成却比山下浇了几遍的地还好……

遗址载入《中国史稿》

村民的介绍只能算是“传说”，记者随后从市文物部门了解到，黄山遗址的确是一处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古文化遗存，且遗迹、遗物丰富。1956年春，原南阳县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黄山遗址，确定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。1959年1月，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遗址西南部和北部进行了试

掘，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。虽然试掘并未清理到底，但依然发现房基3处，墓葬50多座。此处遗址出土了鼎、钵、壶、盆、罐、豆、碗、盘、杯、器座、环、纺轮等各种陶器，除陶器外还出土骨器57件，石器67件。石器中有5件经专家鉴定为独山玉，这一发现把独山玉开采的历史向前提早了500余年。

特别是遗址内出土的“独山玉铲”，有“中华第一铲”之称。

考古发掘认定，黄山遗址承载着中原仰韶文化的显著特征，又有着屈家岭文化的显著标志，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、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。

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

对黄山遗址也有描述：在河南南阳黄山，一千平方米范围内，有同时期的十间房屋。其中有一处屋群略呈方形，每边通长九、十米，六间房交错相连在一起，有的独成一室，自开门户和设置灶灶……

1963年6月，黄山遗址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不妨建个遗址公园

眼下，黄山遗址区全部被各种庄稼覆盖，被发掘过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记者信步走上黄山顶部四望，不由赞叹先人们的“好眼光”：黄山遗址区风景秀丽，在这儿生活真的很舒服。

从黄山往东看，玉带似的白河静静流淌；而在它的西南方，就是著名的玉山——独山。

遥想数千年前，先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他们砍伐树木、焚烧草木，并撒播种子，他们与今天的南阳人一样看护作物并进行收割，他们与今天的南阳人一样喝着白河的水。只是难以想象，在这个地方，到底要住过多少人，才会留下如此多的俯首可拾的遗物？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，这里又是如何随着时

间的推移、气候的变暖、洪水的泛滥、战争的洗礼，在反复迁徙中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？

南阳境内包括黄山遗址在内的诸多文化遗址，构建了南阳今天与历史的联系，构成了南阳历史的厚度。采访中，不少人认为，黄山遗址距离中心城区不远，交通便利，若能建成一座遗址公园，不但可增加南阳

人的历史归属感，还为南阳增加一处独特的人文景点，更能让遗址更好地得到保护。

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日前公布，我市7处文保单位入选。本报今起推出《走访新“国保”》栏目，带领读者走近这些新“国保”，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。③4



玉斧

陶碗



纪实连载



看见

□柴静著

我写的评论经常过不了关，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，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，是他替我写的。

每次重录的时候，都得更深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，灯光、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，也不问，沉默地隐忍着。录完，我不打车，都是走回去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。

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，我是刚来的小姑娘，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。崔永元回头看见我，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他的位子上，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他是这样的人。有个场合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，他进来了，在饭桌边坐下来，什么

也没说，但谁都不敬了。

这就是他。

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，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，也就他能修理陈虻，说：“陈主任站起来。”

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，头顶冲天辫，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，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，群众起一大哄，小崔伸手压住，指一指大屏幕上的一堆怪诞字符，只有一个中国字是“钱”。小崔说：“这些字怎么念，陈主任？”

陈虻捱摸了半天：“不认识。”“哦，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。”

大家笑。“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他说，“这些字里头你认识

哪个？”

陈虻这次答得挺快：“钱。”“哦，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。”

大家吹口哨，尖叫。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。

小崔正是如日中天，可以“别一根签字笔，揣一颗平常心的”，但他公开说，每次录节目，开场前心里焦虑，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。我见惯了强人，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。

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，史努比算一个。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，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。我看他一眼，年岁倒是不大，但长得吧……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，差点喊“大爷”。有一次在地铁，他死

盯着一个姑娘看，最后那姑娘犹豫犹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。

他学中文的，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，题目就是他的梦想，叫《饭在锅里，人在床上》，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。开会谈节目，他开口，一屋子人就摇头笑“人文主义者”。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，元首访问什么的，讨巧，也好做，他偏做生僻的。有一期叫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，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，但这人在节目中说：“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

下期预告：

“你生活得太塑料了，不真实。”③4